

人生有味

## 秋风刨

□作者：米丽宏



秋风地头，刨点东西回来，那种收获的愉悦感是一窝一窝能摸得着的。

可刨的东西很多：花生、红薯、土豆、洋葱、蔓菁、胡萝卜、麻山药……红的白的绿的黄的，长的圆的疙里疙瘩的滴里嘟噜的……秋天的地下，藏着那么多惊喜和秘密，实在不亚于一个大规模的地下作物博物馆。

刨，这个动作，充满了悬念，有解谜一样的期待。地头田边，你永远不知道一块地会呈现怎样的奇迹。想揭开谜底，就要抡动锄头。一下一下，“窟窿、窟窿”的闷响里，力气由锄尖儿传送给土地。土地震动，慢慢松开嘴巴，掩藏在肥厚舌头下的秘密，咕噜噜滚出来。哦。一堆一堆，一窝一窝，那是多么眼见为实的收获呀。

这比收那些枝上悬的、藤上挂的、地上匍匐、

铺陈的，更让人充满惊惊乍乍的意外之喜。

刨花生，比较轻松。一把短锄，甚至碰上沙土地，锄头也不用了，直接用手薅就行。握住一棵花生根部，轻轻一拔，土地哗然裂开，一嘟噜花生破土而出。它们扶老携幼像被老孙召唤下的土地爷，一个咯噔都不打，乖乖地浮出地面。这样崭新的花生，拿在手里，上面绿的茎和叶，下面白的根和果，仁仁儿，俩仁儿，还有自大为王一个仁儿的，有像葫芦，有像蚕茧，有像串珠，有的头对头，有的背对背，挤挤挨挨，交头接耳，惊喜得比你见了它们还惊喜。

刨红薯呢，那情景，有一种视觉冲击力，主要是红薯色彩太艳。尤其刨到一半，身后，里里拉拉散落着一大溜红薯，红艳艳如火如霞，特别吸睛。好像，那刨红薯的人在播火种花呢。那时候，黑绿的茎叶慢帐全被拉开，一朵墨绿堆在地

头；虫儿们慌乱蹦跳，四散投奔奔友。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土地，一溜溜隆起的土垄。红薯，基本都躲在垄背里面修行。有的红薯，捺不住寂寞和长势，兀自把垄背撑得裂了缝儿，探头探脑自己露出，像浮游的大鱼露出了背。

面对一地殷实，刨，真是需要技巧的。那年，我刨红薯，一锄头一个，照得那个准。把几窝红薯糟践的——这个脑浆迸裂，那个拦腰截断，惨呀。不用说红薯，我都心疼得咬牙咧嘴的。我爹说，你要看准红薯的主根，拉开点儿距离，哪能照着人家脑门儿下去？

我看他抡起锄头，从旁侧吃进土里，“哐”，一小块土地，被震松；再去主根周围，前后左右，轻拢慢拨细描画。那锄尖儿，真的是优雅的羊毫，轻柔的琴拨子。一下两下三四下，在温柔的抚弄和召唤里，大小红薯，带着温润的泥土味儿，散发着新鲜的作物气息，拖家带口叽里咕噜从土里现了身。

好刨手，不会刨伤一个红薯。看一地红薯，全须全尾，眉笑眼开；真让人敬佩力度和分寸的掌握。我觉得，一个能从地上茎叶的长势看到地下收获的多寡，且能刨、会刨、善刨的人，他对付生活的能力，也差不到哪里去。

而每一种地下作物，都是互助合作的典范；就好像那种一个主内、一个主外的小家庭，内外搭配得和谐有致。你在地上，负责阳光雨露，貌美如花；我在地下，负责吸收沉潜，发根养家。而锄头，真像一个传记作家，通过“刨”这个动作，一方面展露了地下作物的前世今生，一方面呈现了大地的气度和奇迹。

至于刨土豆，总有与自己相遇的惊愕和错觉。拉开秧子，锄头起处：哇，那圆滚滚的土豆，不就是自己吗？有初闯人世的灰头土脸，有深藏暗处的用功发奋，也有被泥巴裹身的世俗尴尬，有默默的吸收、狠狠的积攒，有牢牢把握成长主线的不舍初心。翠绿羽毛，成了过往，它们曾为眼下的自己传达养料和水分，也曾招摇着掀动一阵小风晃晕自己，而最后，能与光阴鏖战到底的，还是最朴实、最沉默的地下部分。

秋风里挥动锄头，去田野里刨宝吧：大蝌蚪一样的洋姜，拐杖一样的麻山药，橘黄明媚的胡萝卜，翠青梅红的“心里美”……

秋风里一刨，生活多了许多口福和趣味。

## 融进月饼里的家风

家风

□作者：赵自力

从儿时记事以来，我家就有中秋节做月饼的传统。

奶奶是河南人，特别擅长做面食，尤其是她做的桂花月饼。每当屋旁的桂花一盛开，恰好适逢中秋节前后，我们就可以吃上奶奶做的桂花月饼了。

有一幅画面，一直不曾忘记，那就是一家人在中秋佳节团圆，大家一边忙着做月饼、吃月饼，一边听爷爷给我们“训话”，“做人一定要干净，要吃月饼就自己动手做，莫贪莫占莫拿，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舒服，你要看准红薯的主根，拉开点儿距离，哪能照着人家脑门儿下去？”

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吃着月饼，一边聆听着爷爷的“家庭讲座”。爷爷是小学教师，后来当上了校长，给人讲课是他的特长。我和妹妹当时很小，听着似懂非懂，但听惯了爷爷的“训话”，吃起月饼来“格外香”。

有年中秋节前夕，一位老板来我家，提了几盒包装极为精美的月饼，我和妹妹好奇地去看那些月饼，手还没挨上包装盒，就被爷爷吼到了门外。

原来，这个老板想承包爷爷学校食堂的维修工程，便趁着中秋节的时候来拉关系。

我和妹妹站在门外听见爷爷说：“谢谢你，心意我领了。但学校的事是公事，要公事公办，不要让月饼坏了规矩。”老板提着月饼悻悻地走了。

“你们两个进来。”爷爷摸了摸我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，莫学这样的人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凭本事，讲规矩。

爷爷上了年纪后，做月饼庆中秋的担子就自然落在父亲肩上。父亲也是做月饼的行家里手，月饼的花样年年更新，但有一样一直没变，就是吃月饼前的规定动作。

“做人一定要低调、清廉、遵纪、守法。”“清清白白做人，踏踏实实办事，多为老百姓做好事，做一个有良心的人。”

……

就这样，中秋节做月饼，聆听家训，在我家传了几代人。对于我和家人而言，那是一笔足以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，也是代代相传的好家风。



鱼戏莲叶间 邓海燕/摄

## 烟火真味

态度

□作者：流沙

住在城市，朝九晚五，在家用餐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但家真的是要有一点烟火味的。

于是特别盼望双休天的到来。周五晚上，往往能睡一个好觉，家人们也全在家，而且精神都不错，这一天没有工作也没有应酬，整天的时间都属于自己，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去烹饪……

还是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不久，阳光还是斜的。我会骑一辆电动车，慢悠悠地前往菜市场，如果孩子能与我同行，那是更好。家离菜市场大致有十分钟路程，有一个气味相投而且健谈的孩子在身边，那十分钟会变得十分美妙。

清晨菜场里的空气是湿漉漉的，人气是热腾腾的，这里的一切都生机勃勃，我总是会这里感叹，生活多么的普通，又是多么的美好……清晨的蔬菜有足够的新鲜，菜贩们也有足够的自信，他们总是面对顾客赞美着摊上的刚刚采摘不久的青菜、花菜、芹菜……他们是由衷的、发自内心的。

在这样的清晨，采购到足够新鲜的食材，真的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。回到家，必须亲自动手清洗，不允许孩子、妻子来“染指”，因为我喜欢手指触摸新鲜食材发出的声音，有时一不小心折断了菜杆，那清凉的汁水还会溅爆出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烹饪、食用它们之前，如果你能美好地对待这一过程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

在饭店用餐，是没有这种乐趣的。大致就像爬山，有人是从从容容爬上去的，一路上欢声笑语，过程就是一种享受；而有人是乘着缆车上去的，直奔主题，忽略了美好的体验过程。

所有动物都需要饮食，但人类的饮食过程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。动物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而饮食，而人类不完全是。对于饮食的态度，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“分享”，人类在与亲人、朋友分享食物的过程中感受美妙的快乐。

杯盏往来的应酬，以酒多酒少来衡量

诚意的饭局，一般人都是厌恶的，那已不是在享受和分享食物，而是在虐待那些大自然的馈赠，以及自己的身体，我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应酬中保持一点沉默，又不致于让人觉得冷场。因为那些放浪形骸、唾沫横飞的场面，如果置身其中，自己会觉得不以为怪，但站在远处去观察，其实丑态百出。

在中世纪，法国贵族们沉迷于杯盏，宴会通宵达旦。但肠胃容量有限，延续不了饮食的快乐，他们就用鹅毛放进喉管催吐，肠胃清空后，继续他们的宴会。

这是多么无聊又无趣到极点的事情：我所喜欢的饮食过程应该是这样的：家人都要在场，不能缺少了谁，这样才会有愉快而充盈情感交流的谈话。

必须要足够的时间，餐前和餐后都不要有人打扰。

饭菜不能太多，不需要美味佳肴，但质量必须上乘，最好是自己种的或是亲自采购来的。

餐厅里最好有家人喜欢的音乐，不能太响，但必须旋律优美。

饭后最好有茶，不能太浓，但必须是好茶……

事实上，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最易做到的，简简单单，普普通通。只不过许多人没有去总结或是去回味它罢了。



## 看见自己的天才 成长

□作者：丁永利

台湾作家卢苏伟，小时候得了脑炎，他父母都是矿工，没有文化，以为他得的是普通感冒，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病危才被转到台大医院救治。医生说他的脑子已经化脓坏死了，即使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。救过来之后，他跟人和植物人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无法自己大小便，无法自己吃饭……后来情况慢慢好转，他渐渐地可以控制肢体、自己大小便，慢慢地生活可以自理了。

到了五年级，他父母坚持让他上学，他回到学校，整整一年都在学写自己的名字，直到小学毕业，他还常常将自己的名字写错。有一次老师对他说：“卢苏伟，你是猪吗？老师讲了十多遍，就是猪也听明白了，可你还是不懂！”

他一听老师提到“猪”，立即高兴地问道：“老师，猪在哪里？”老师气得七窍生烟：“你怎么会笨到别人骂你是猪都不懂，你真是个脑震荡的猪！”放学时姐姐来领他回家，老师还没有消气，又把姐姐骂了一顿，姐姐当场就被骂哭了。

回到家里，姐姐跟爸爸说：“老师今天骂弟弟是猪。”爸爸说：“如果弟弟是猪，那他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猪。”姐姐说：“比这还严重，老师说弟弟是脑震荡的猪。”爸爸回答：“别人脑震荡是越震越糊涂，你弟弟是越震越聪明。”他爸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：“阿伟，你很聪明，你越来越聪明，全世界你最聪明。”

他每次考试自然都是考零分的，有一次破天荒地考了个10分回来，爸爸激动地冲出屋子大喊道：“快来看！”全村的人都围过来看那张10分的答卷。他班上班长的父亲很不苟同地对他父母说：“哪有你们这么宠孩子的，你们没有看过真正的分数吗？”妈妈说：“我们就是没看过才高兴嘛！”她当时正好拜土地公回来，立即砍下一只大鸡腿递给儿子以示鼓励。

班长在班上考了第一名，他的父亲拿出他的答卷给大家看：“100分的答卷你们看没看过？你看这科是100分，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一科还是100分……”可到了第四科，他生气地问道：“这科怎么只有90分？那10分跑到哪里去了？”当即翻脸，抽出皮带打了班长10下屁股。这件事情定格在：考了三科100分、一科90分的孩子蹲在地上“呜呜”地哭；考了10分的孩子蹲在一旁兴高采烈地大啃鸡腿。

这种父母帮助建立起来的自信对孩子非常重要。卢苏伟说：“你认为你的孩子笨，他就笨一辈子给你看；你认为他聪明，他就聪明一辈子给你看。其实，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是个天才，只是我们天才的地方不一样。今天学这东西不会，并不表示没有这个天赋，也许只是方法不对。同时我们的天赋当中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是不足又如何呢？我们应该去看我们会的是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我们会的能力。”



守护 汤青/摄